

Noella

中经典

Юрий Трифонов

Дом на Набережной



文学的任务从总体上来说是人变得更美好。——尤里·特里丰诺夫

滨河街公寓

〔苏联〕尤里·特里丰诺夫 著
蓝英年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Юрий Трифонов

Дом на Набережной

滨河街公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滨河街公寓/(苏)特里丰诺夫著;蓝英年译.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外国中篇小说经典)
ISBN 978-7-5321-4997-1

I. ①滨… II. ①特… ②蓝… III. ①中篇小说-苏
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6625 号

总 策 划: 黄育海 陈 征
出版统筹: 陈 丰

策划编辑: 任 战
责任编辑: 陈 蕾

封面设计: 董红红

滨河街公寓

[苏联]尤里·特里丰诺夫 著
蓝英年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esle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e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10,000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997-1/I·3925 定价:24.00 元

Novella
•————— **1**
中经典

中篇小说的“合法性”

——“中经典”总序

毕飞宇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中篇小说”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长、中、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依照“不成文的规定”，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在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逻辑体系内，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説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篇小说”的身份却是可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尽管《阿Q正传》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可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中篇小说”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在西语里，我们很难找到与“中篇小说”相对应的概念，英语里的 Long short story 勉强算一个，可是，顾名思义，Long short story 的着眼点依然是短篇，所谓的中篇小说，只不过比短篇小说长一些，是加长版的或

加强版的短篇。

那一次在柏林，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他说，说起小说，拉丁语里的 *Novus* 这个单词无法回避，它的意思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基于此，*Novus* 当然具备了“叙事”的性质。意大利语中的 *Novella*、德语里的 *Novelle* 和英语单词 *Novel* 都是从 *Novus* 那里挪移过来的。——如果我们粗暴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讲故事”。

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传统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中篇小说”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姚明两米一六，是个男人；我一米七四，也是男人，绝不是“中篇男人”。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小说家需要对西方的文学传统负责任么？不需要。这个回答既可以理直气壮，也可以心平气和。

我第一次接触“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是在遥远的“伤痕文学”时期。“伤痕文学”，我们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学”或“诉苦文学”，它是激愤的。它急于表达。因为有“伤痕”，有故事，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呐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那实在太憋屈了。还有什么比“中篇小说”更适合“叫屈”与“诉苦”呢？没有了。

我们的“中篇小说”正是在“伤痕文学”中发育并茁壮起来的，是“伤痕文学”完善了“中篇小说”的实践美

学和批判美学，在今天，无论我们如何评判“伤痕文学”，它对“中篇小说”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直白地说，“伤痕文学”让“中篇小说”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中篇小说功不可没。事实永远胜于雄辩，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大型的双月刊也多，它们需要。没有一个国家的中篇小说比中国新时期的中篇小说更繁荣、成气候，这句话我敢说。嗨，谁不敢说呢。

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这句话也不为过。

当然，我绝不会说西方的中篇小说不行，这样大胆的话我可不敢说。虽然没有明确的“中篇”概念，他们的“长短篇”或“短长篇”却是佳作迭出的。我至今记得一九八三年的秋天：《老人与海》让我领略了别样的“小说”，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和短篇也不一样。——铺张，却见好就收。

所以说，“合法性”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始于“非法”，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

主要人物

格列勃夫 瓦吉姆·亚历山德罗维奇，苏联文艺理论家。从小工于心计，善于捕捉机遇。家境贫寒，属于平民阶层。昵称瓦吉姆·列克山内奇，瓦吉卡，格列贝奇；外号圆面包。

波莉娅 格列勃夫的姨妈，被丈夫瓦洛佳遗弃。

克拉芙吉娅 格列勃夫的表姐，波莉娅的女儿。

列夫·舒列普尼科夫 舒列帕，廖夫卡，格列勃夫的中学同学，纨绔子弟，神通广大。本姓普罗霍罗夫-普龙格，继父是安全部门高级官员，清洗后恢复名誉。第二个继父菲维斯基或弗拉维茨基，同一部门的人。

阿琳娜·费奥多罗夫娜 列夫·舒列普尼科夫的母亲。

索尼娅·甘丘克 格列勃夫的中学女同学，一度曾为格列勃夫女友。

甘丘克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索尼娅的父亲，著名文艺评论家，上世纪二十年代让论敌闻风丧胆的人物。参加过红色骑兵军。

尤莉娅·米哈依洛夫娜 索尼娅的母亲，德国人，学院的德语教授。

瓦妮娜 索尼娅家的女佣。

库诺·伊万诺维奇 库尼克，德国人，甘丘克的助手，与甘丘克一家关系密切。

多罗德诺夫 甘丘克的论敌，想搞垮甘丘克。

德鲁嘉耶夫 教务处处长，甘丘克的论敌，搞垮甘丘克的策划者。

希列柯 尤里·谢维里扬内奇，有背景的研究生，反对甘丘克的急先锋。

阿斯特鲁格 鲍里斯·利沃维奇，甘丘克的拥护者。

明卡和塔兰卡 姓贝契克夫，杰留金胡同的小流氓。

如今这样的孩子在人世间是找不到了。他们有的阵亡，有的病故，有的不知去向。有的虽然活着，却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如果凭借魔法，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同已经消失的身穿绒布衬衫、脚踏帆布球鞋的另一些人相遇，他们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恐怕他们不会想到这是遇见了自己。嗨，随他们去吧，猜不出来算了！他们哪儿有时间啊。他们在波涛中划动双手，飞速前进，飞速向前，向前，快些更快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两岸景色不断变换，群山向后退去，森林日渐稀疏，天空日益阴沉，寒气渐渐袭来。向前赶呀，赶呀——没有力量回首留在身后的像天边一朵残云似的已经凝固了的一切。

一九七二年八月酷热的一天——这年夏天莫斯科天气炎热，烟雾腾腾，整座城市喘不过气来，可格列勃夫偏偏不得不在城里待上些日子，等待搬进公寓。他来到科普乔夫市场附近的新区家具店，离他住的地方极远。在那儿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他遇见一位多年前的老友，可怎么也想起他的名字来。他到这儿来买桌子，听说桌子可以弄到，可上哪儿去弄，还不清楚，暂时是秘密。不过告诉他桌子大致的样子，是那种带椭圆形镶饰的古色古香的桌子，正好配玛琳娜一年前为新居买的红木椅子。他还听说科普

乔夫市场附近的家具店里有个叫叶菲姆的帮工，知道哪里卖这种桌子。格列勃夫顶着午后的烈日来到这里，把汽车停在阴凉处，向家具店走去。家具店门前的便道上摆满刚卸下来或等待装运的橱柜、沙发以及其他涂漆的家具，地上堆满包装纸和其他废物。顾客、出租司机，以及衣衫褴褛、为三卢布什么活都肯干的人，脸色阴沉，在这里串来串去。格列勃夫向人打听叶菲姆在哪儿，有人说在后院。格列勃夫穿过空气污浊和散发着油漆味的商店，走过一扇小门来到空荡荡的后院。有个装卸工蹲在墙阴里打盹。格列勃夫向他问道：“您是叶菲姆吗？”

装卸工抬起一双浑浊的眼睛，下巴上挤出轻蔑的笑窝，大概想说不是。格列勃夫凭借这个挤出来的笑窝和某种说不清的感觉，突然发现这个被酷热和酒瘾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人，这个家具店的倒霉伙计，是他多年前的朋友。他不是用眼睛认出来的，而是凭心的一悸感觉出来的。可他很尴尬，明明认出人，却把名字忘得一干二净！他默默地站在那里，摇晃身子，凉鞋踩得咯吱咯吱响，望着这个人，拼命回想他的名字。刹那间往昔的岁月一起涌入脑海。可名字呢？一个稀奇古怪的名字，而且还是小时候的名字。他一生中遇到的独一无二的名字。想不起名字的朋友又要打盹了：他把帽檐拉到鼻梁上，脑袋向后一仰，咧开了嘴。

格列勃夫激动地走开，四处寻找叶菲姆，又从后门走进家具店，打听了半天，可连叶菲姆的人影也没找到。人家劝他等一等，可他不能等了，心里咒骂那些说话不算数

的人。他又回到烈日炎炎的院子里，回到刚才舒列帕让他惊讶和尴尬的地方。当然是舒列帕！廖夫卡·舒列普尼科夫！不记得什么时候听说舒列帕潦倒了，一垮到底，谁知竟落魄到这等地步，当了家具店的装卸工。格列勃夫想同他友好地、同志式地谈一谈，问问他的近况，同时打听一下叶菲姆。

“列夫……”格列勃夫贸然地叫了一声，随即向这个家具店的装卸工走过去。那人还蹲在墙阴里，还是先前的姿势，不过不再打盹，而是注视着院子那头的动静，嘴里叼着一支烟卷。格列勃夫鼓起勇气大声喊道：“舒列帕！”

那人又抬起浑浊的眼睛看了格列勃夫一眼，掉头走开了。毫无疑问，这是廖夫卡·舒列普尼科夫，只是被生活摧残得十分苍老，满面皱纹，由于纵酒无度，胡须已经灰白，完全不似当年了。只有那种流里流气、对什么事都不在乎的神气依然如故。要不要给他点酒钱呢？格列勃夫手指在裤袋里摸钱。如果他向我要，给他三四个卢布还不心疼。但装卸工根本不理睬格列勃夫，使他反而不知所措了。他想也许认错了人，这家伙根本不是舒列普尼科夫。但他马上恼火了，用平日同勤杂人员说话的口气，粗声粗气地问道：

“怎么不认识我啦？廖夫卡！”

舒列普尼科夫把烟屁股一口吐在地上，站起身来，看也不看格列勃夫一眼，便趑趄着向院子里走去，到那里拆卸集装箱去了。格列勃夫有点惊愕，悻悻地走到街上。令

格列勃夫感到惊愕的不是廖夫卡的面貌和他今日可怜的处境，而是廖夫卡不想认他的神情。别人可以怨恨他，可廖夫卡没有怨恨他的理由。这不是格列勃夫的过错，也不是别人的过错，而是时代的过错。那就不必理会时代好了。脑子里突然浮现出多年前的往事：贫困和愚昧，滨河街公寓，积雪的庭院，电线杆上的路灯，墙边雪堆里打架。舒列帕的生活分为若干阶段，每个阶段各不相同，但在砖墙雪堆里打得头破血流，喊“我投降”喊得嗓子嘶哑，然后坐在宽敞温馨的房间里，用精致的茶杯悠然自得地喝茶，那时大概是他走运的时光。可谁又说得准呢。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现实啊。

说实话，格列勃夫憎恨那段时光，因为那是他的童年。

傍晚，他同玛琳娜谈起白天的事，显得激动和烦躁。倒不是因为碰见不认他的童年朋友，而是不得不同叶菲姆之类不讲信用的人打交道，这些人许起愿来天花乱坠，过后却忘得一干二净，或干脆甩手不管，带椭圆形镶饰的古色古香的桌子便会落入他人之手。他们到别墅过夜。别墅里气氛紧张，尽管夜已深沉，岳父岳母还未就寝。原来玛尔格莎一清早跟托尔马切夫骑摩托车走了，一整天没给家里打过电话，直到晚上八点多钟才打电话告诉家里她在维尔纳德大街一位画家的画室里。她请家里人别担心，托尔马切夫十二点前准送她回家。格列勃夫气得不得了：“骑摩托车走了？深更半夜？你们为什么不告诉那个傻瓜别发疯，马上给我……”岳父岳母像戏剧里的滑稽老人，唠叨着不

着边际的蠢话。

“瓦吉姆·列克山内奇，我按时浇水，可水被掐断……应该把这问题提到管委会去……”

格列勃夫一摆手，径自到二楼书房里去了。已经很晚，闷热仍然让人窒息。阔叶树散发出的燥热从黑魑魑的花园里不断袭来。格列勃夫服过药，和衣躺在沙发上。他心里想，如果一切平安无事，女儿活着回来，今天一定要同她谈谈托尔马切夫，让她认清这个卑鄙的家伙。十二点半，门口传来摩托车声，接着楼下响起一片喧哗声。格列勃夫听见女儿的尖嗓门，松了一口气。仿佛发生奇迹，他马上平静下来，同女儿谈话的愿望随之消失。他开始在沙发上铺被子，他知道妻子和玛尔格莎将聊到深夜。

然而出乎他意料，母女俩一起冲进书房。这时灯还没熄，格列勃夫穿着针织白裤衩，一只脚踩在沙发床前的地毯上，另一只脚踩在沙发床上，正在用小剪刀剪脚趾甲。

妻子面无血色，伤心地说：

“你知道吗，她要嫁给托尔马切夫。”

“你说什么！”格列勃夫仿佛吓了一跳，其实并没吓着，只是玛琳娜的样子太可怜了。“什么时候结婚？”

“十二天后，等他出差回来。”玛尔格莎说，加快语速，强调要发生的事不可更改。同时她微笑着，她那微微浮肿的娟秀的孩子般的面孔，小巧的鼻子，眼镜，像她母亲那样黑纽扣般的眼睛，所有这一切都闪闪放光，流露出盲目的幸福。玛尔格莎向父亲扑过去，吻了吻他。格列勃夫闻

到一股葡萄酒味。他急忙钻进被单里。让成年女儿看见他穿裤衩很不雅观。让他更不舒服的是，这位成年女儿并未感到难为情，甚至仿佛没有注意到父亲不成体统的样子。其实，她现在什么也看不见。幼稚病已经发展到惊人的程度，这个小傻瓜想同男人过独立生活。确切地说，想同流氓一起生活。格列勃夫问道：

“从哪儿出差回来？难道托尔马切夫有工作？”

“当然有工作，在书店当售货员。”

“在书店当售货员？”格列勃夫吃了一惊，从被单里伸出两只手。又在捣鬼。“我怎么头一次听你说？你一直说他是画家，还给我们看了几幅画，画的是向日葵、熨斗……”

“不对，她说过他在哪儿工作。她说过，说过。”一向顶真的玛琳娜替女儿说，“但问题不在这里……”

“好妈妈，我多爱你们呀！”玛尔格莎提高了嗓门，吻着母亲笑起来。“爸爸，你脸色多苍白！身体怎么样？”

“未婚夫现在哪儿？”

“好爸爸，我求求你，不要胡思乱想，别烦心。”

“玛尔格莎，回答我，你们打算住在哪里？”

在书店当售货员。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荒谬的了。他很久没见过这样幸福的眼睛，没听到这种直率的笑声了。玛尔格莎笑着说：

“难道这件事就这么重要吗？”

“可我和你爸爸想知道……”

“哎呀，你们想知道？你们好奇啊？”又是一阵笑声，

“就住在这儿不好吗？你们不同意吗？”

“你准备乘公共汽车上学？早上五点起床？”

“妈妈，这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母女俩又突然消失。格列勃夫留神听楼下传来的女人说话声，其中还夹杂着岳父岳母低沉的声音。格列勃夫预感到即将发生变化，一阵心酸，他决定服安眠药赶快入睡。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宽慰的念头：“也许，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像往常一样，顺其自然好了。一年之后就会分手。随他们的便吧。”他开始想别的事。

大约半夜一点，电话铃响了。格列勃夫半睡半醒，非常恼火，心跳得厉害。他像年轻人一样从沙发床上一跃而起，几乎冲向桌上的电话机，抢先拿起听筒，使玛尔格莎来不及接楼下的分机，想狠狠教训这个无赖。他认为电话一定是托尔马切夫打来的。

但声音是陌生的，并带着几分狎昵。

“杜妮娅^①，你好，新年……怎么听不出来谁的声音来啦？”流氓嘶哑地说，“一会儿认出来了，一会又认不出来了。真是个笨蛋。几点了？才一点多钟，还早着呢。知识分子这时候还不睡觉呢。他们还在研究问题……可我同个装卸工坐在一起……你还记得我那几把芬兰小刀吗？”

“记得。”格列勃夫说。他真的想起来了，一共五六把，大小不同，最小的只有香烟大小。廖夫卡曾把刀带到学校

① 廖夫卡称格列勃夫为“杜妮娅”是对老同学的蔑视，把他比作女人，俄国酒鬼经常干这种事。

炫耀。他还有一只带骨柄的闪闪发光的玩具钢手枪，同真的一模一样。

玛琳娜走进书房，惊讶的目光仿佛在问：“谁打来的电话？”格列勃夫对她眨眨眼，挥了挥手，表示没有正经话，随便胡扯。不知为什么舒列普尼科夫打来的电话让他高兴。

“好啦，再见了，亲爱的同学，安心睡觉吧……原谅打搅了……我花了三个钟头才从问讯处打听到你的地址。听见没有？你今天走到我跟前我不想认你。我想这家伙对我有什么用？我对你讨厌极了。你明白了，瓦吉卡，真的！我坦率告诉你，我对你讨厌极了。”

“为什么呢？”格列勃夫打着哈欠问。

“鬼晓得为什么。你好像没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好啦，我听说你是博士、所长；都是臭狗屎，我一点兴趣也没有，与我毫不相干。我是另一部门的人。下班后干自己的事，一想，干吗得罪瓦吉卡·格列勃夫？也许他是来找旧家具的？再来的时候我就不在了……马上要派我到国家驻三年……”

“天啊，”格列勃夫心里想，“到死都改不了……”

“列夫，请明天再给我打电话吧。”

“不，明天不打，偏要今天打。怎么，当部长了？明天再打！瞧，又摆臭架子了。格列勃夫，怎么能这样跟我说话？你发疯了！你怎能说出这种话？我花了三个钟头才找到你的电话，我和装卸工一起，他是从外交使团来的，一个顶呱呱的工人……我们通过外交部问讯处……瓦吉卡，